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

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
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
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
征稅於遠郊得農家販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
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黄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
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石鹽法為民害
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
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

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
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
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
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
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
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
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
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置憲府欲使出力為助

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悖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耶悖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

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容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

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
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
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
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
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繳
宗立台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
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
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宅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遊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

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為第三調
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詣
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
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
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
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
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

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歷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

入為祕書自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畿内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讙譟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

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畧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汚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安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為監俄改考

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奬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

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為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

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
神宗為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
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
賤得以貨取頗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
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
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
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為起居舍人時相問新
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

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體四韻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疾之欲盡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為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置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

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為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為有力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為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

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修熈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畧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

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為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為祕書丞擢殿中侍御

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彦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

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為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叚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歳宗褒歎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

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為我足之陶書以獻不謬一字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盡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

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畧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説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顧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沮神

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
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
在兹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
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
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名大姓潛具守備城
門啟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於朝軍遂不廢王中
正為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盭陶奏名還
之李杞蒲宗閔來摧茶西川騷動陶言川蜀産茶視東

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摧茶園本是
税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
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
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
税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
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
廣安軍名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
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

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為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為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

考究精𥬹民以為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為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

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

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為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

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敝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為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為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

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畧之耗於内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為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槀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践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别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

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為郎俄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
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
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
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為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
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
欲引以為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
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瑶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
州象州以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

閣

龔夬字彦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
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
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
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
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昔出睿斷此
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為身謀或
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

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為施行以伸先帝寛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畧以為昔

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
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
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
威勢震於海内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
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
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
内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
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

多望京之至公昭示讉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
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
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置門下賴其傾險以為
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為之
也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
䟽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
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央首尾建言詆削籍編管房

州繼從象又從化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
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
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
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
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為御
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為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謚慈靜
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為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哲信

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説諤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之人諤曰士豈之於世顧陛下

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謗言君不容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謗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謗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

官元祐中為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工軍習暴横為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為上聞禮部尚書

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頼昌府徽宗立為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寛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茍營羸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若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

俚語有之私事官僻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横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駭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

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葢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内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宅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正仙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為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

閣知壽州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
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
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
引元祐臣寮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黃庭堅龔原
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
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
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

祐之人數十輙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旨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

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為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第

神宗愛其策將使覬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為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耶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

秩湋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絶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説以揺時政安

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

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
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
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
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
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
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
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
太常博士轉為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為江西轉

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為御史宰相不樂除開
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
不知耻願陛下奬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
言者以熙豐為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為偏論願公聽
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韜國植黨
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
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
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

相游説耶惇益怒中官裴彦臣建慈雲院户部尚書蔡
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
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
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
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
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
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
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
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
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
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
耻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
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
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
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宫安民以為萬衆

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於帝他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為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為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税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遊曰謫

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為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捄蔡確以直報

怨陶言榷茶為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
未足以盡孝道謗言世非之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
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稗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
以清淨為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
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祛之隙而終不能移
姦邪先入之言夬擊逐章惇蔡京蔡卞於外亦足少泄
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巳去復來至於阽危
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

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七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

孫鼛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涣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顔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鼛字叔靜錢塘人父直官徙揚之江都鼛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林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韋韓縝鎮長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

判官召為屯田員外郎馨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為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户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

馨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為草祭之謎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促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曰通靖馨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黄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馨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

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餫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户耳古者用師則贏粮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楶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惎郤之時建言乃得達爲睦親宅教授提舉

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
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
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為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
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黄帝為先師時言令祠祀聖祖祝
板書臣名亦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
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
為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邕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
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畧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

還為大晟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謫監衢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為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屬稾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

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秘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入為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彦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摇先烈每改

元豐赦條倡從寬之邪説罷主管鴻慶宫遂入黨籍中
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
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
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
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秘閣法
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将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
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
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

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錢勰浩免徽宗初為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

對聞者奬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宅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丧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

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他除後為頴川吴王宫教授卒

王漢之字彦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户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為鴻臚丞知直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為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

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為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

户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濼之地

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為隄道備種所宜

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寖失其道願講

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户請蠲税吏不聽漢之言

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為朝廷羞徙江寧

河南府不至而為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為工部侍郎

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録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

弟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為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為太學博士校對黄本秘書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録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

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
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
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
可否相濟為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
而小人肆為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
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
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
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

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觧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阻之罷為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

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宫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辨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

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
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
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
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
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
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
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虗行於天下矣
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

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益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温上官

均論其冤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両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剝至骨斟酌不乏興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為户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為川陜害遣廉使

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且言前所為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圜𣅀將受其敝請榷熙秦茶勿罷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陕西以利蜀貨定傣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閣提舉明年進為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為獄攺陕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

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蕇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

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崇令王安石倡

新法舜民上書言使民所以窮民强内所以弱内富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髙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强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

罪因及文彦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使遼加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吏銓以為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

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為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

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僉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為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究之弊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

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㫖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辯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諤正言蔡京不肯為之助吴時却童貫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詆新法而彧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

漢之為京客黄廉附蔡確獄有媿㲁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予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卒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廹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

書以國恤一章為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据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待之異于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衛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但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内銓嘗有員闕既

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衙連奏
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衙不為止至訴
於御前神宗命内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衙曰衙為
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
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寳文閣待制
知澶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寳文藏御集之處未
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衙拜謝至都會官立法禁民販鹽
衙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

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廬宣潁州卒年七十五

顔復字長道魯人顔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晋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熈寧中為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諸直

講所出題及所考巻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召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攷正祀典凡干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専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政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

補諸縣教官凡學者孜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别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為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

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顧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為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

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温伯為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黄廷基摭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

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

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救勤
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大
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
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大中大
夫以上率在京師諸馳騖請求者得之為易至於淹歷
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
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
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為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張舜

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壽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為侍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為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良田

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叅軍以薦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兖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對愚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懐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滎陽縣轉秘書丞丁母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愚臣請於朝建廟

學選邑子為生日講説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
郡人繪像事之召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
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
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隂雲不見鼎臣
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
佞以應皇極又論内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
中蘇安静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借后禮
董淑妃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措赦爲姦者宜著爲令開封
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狥其情願先付中書審畫
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寛恤
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鐍逋振貸全活甚
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姊
皆見畧義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焉俄拜户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
中論宗室宜㦯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宂兵蓄財用禁奢

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愚臣在言路累歲濶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愚臣奏易為

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
昌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
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昌臣言不可安石不悦求
補外知兖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税虚額
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昌臣獨按籍差次為十等
一無所增兖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宫復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陛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
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昌

臣勞來振捄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為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為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

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閤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説有法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税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宫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毎講

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揚王荆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為揚王翊善太學生乞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宫赦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

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顧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

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歴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
教授敕令所删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
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
旦面質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
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
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内侍郝隨驕横旦劾罷之都
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媢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
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户部侍郎還吏

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從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顧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羸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

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請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内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悦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陽延俊納士樞密院用以誅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邪力辭之卒於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狥第

為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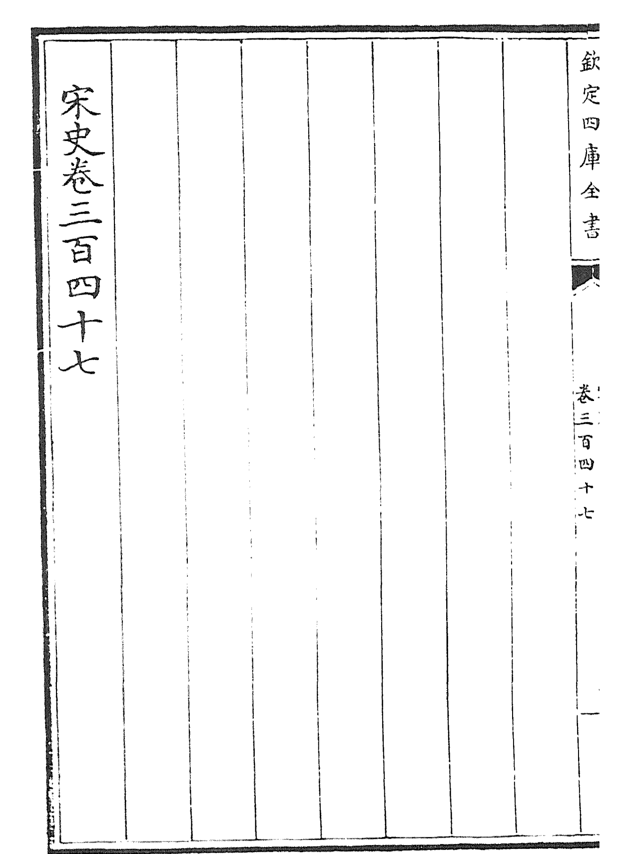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為羣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剏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剏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為政引執中編修

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絶期廹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録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吏立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録事參軍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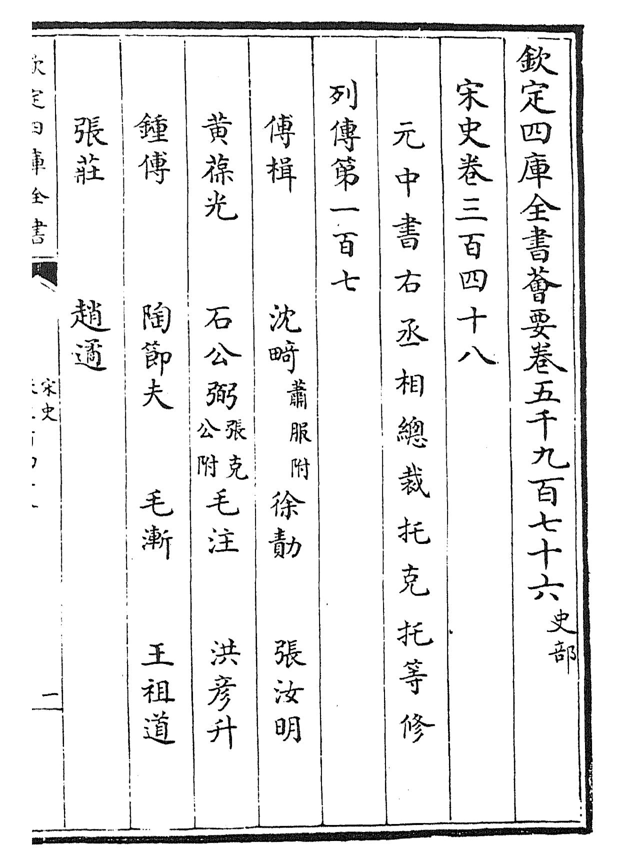
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
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
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
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
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
摇令復具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
官均摭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
中寛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

以駙都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頴復鄭穆醇然儒者官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葢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七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黄葆光　石公弼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彦升

鍾傅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户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令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己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

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涖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

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寖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流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為尚書議禮編脩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

錫錢最為剴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

騎絶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内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令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疇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為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疇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茍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

疇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疇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為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嘆之

而殺人者得因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為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堲讒說纚纚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卨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令諸將首鼠

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勳惡亶為人辭不荅求知建平縣入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勳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見其文諭奬之欲俟滿歲以為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脩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勳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

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彦勳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勳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為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勳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録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録何得

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勳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鋭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勳勳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令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勳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宫僚之舊每曲意

事二人勣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李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勣行章惇詞以為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為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令

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禄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為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

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
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
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
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
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
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為罄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
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為期民德其不擾
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

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録繳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奬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

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為也坐責監壽州麻
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内時主者
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
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税均於一路最晚
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
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
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
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

法用之驗人以為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危言大究經傳於世

黄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草去徽宗即命釐正之一時

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籙宮作十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秘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逭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為患不細中秘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為之宜厚其禄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

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茍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茍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

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奉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

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
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
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
置昭州京致仕召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
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秘閣再任卒年
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横議所
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
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宫温州郭敦實泗州

葉黙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宲岳州傳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象及決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為田主所傷圉者訟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

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圍者民不可罪宗哲委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闘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闘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為疑駁而鞫之乃甲指血流傷因而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茍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

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
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為此說即
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
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
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
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訐等第
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
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

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未有
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
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潡以有兵之籍為無兵
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
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入奉得罪而内
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
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蘇杭造
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

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寖異京恚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數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為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為侍御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劵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

交結但削其官猶為太僕少卿公弼論為失刑霆坐貶
京西轉運使張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
公弼以為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止欲均其賦耳而
嶽言掊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部水知埽六十員縣非
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户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
司仕塗為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録公弼復言京

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蹙民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敝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羣不逞為俠於

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為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

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
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慝語
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
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
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嶶宗知之為徙吏部尚書
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為
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

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為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即以為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揺中外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

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别為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

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来邊民僥倖茍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葢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

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
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
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
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
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
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宫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
復諫議大夫
洪彦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

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歴彬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彥昇甞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陛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

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為黄石之師且張良師黄石之策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為比他如鄧洵仁蔡薿劉極李孝稱許光凝許幾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一一不為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彦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言郭天信以

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
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
弗上彦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
為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
故摇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
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
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為顧避封駁出知滁
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

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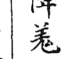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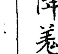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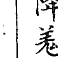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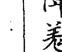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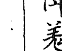
論曰蔡京用事炎䲭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廼力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蒢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畸服不阿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賢矛唯勣宮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比齊桓公所以嗤於郭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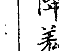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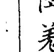
鍾傅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為蘭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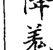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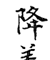
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為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傳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秘閣校理章楶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

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乩囉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傳曾布為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税再貶連州以篤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為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為王土其東由清

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馬若遝將
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
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
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
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
雨失道為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
學士未幾復為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
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氐欺妄故

屢起屢僨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為廣州録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為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因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楶重其材楶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為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

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堝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連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宮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

京意是徇夏人欲欵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内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

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為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誘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為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

未易懷德令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
復大入抄略覆官軍荆土為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
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
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
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
江又開崐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吴江開大盈
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為患加集

賢校理入為吏部右司郎中以秘閣校理為陜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秉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虚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㑹罷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為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

諸路入為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陜西兵未可減
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秘書少
監再為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
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
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
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
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
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且領諸司使至殿侍軍

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為立學又言黎人為患
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
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
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宴蘭州韋晏鬧那州
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
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從萬安軍於水口
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
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
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
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令黎人欵化則未得者
才十之一耳於是傜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
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
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
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
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

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

司檢討官出提舉荆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荆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黄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户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

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
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
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
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
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旣城廼上言湖
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
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堠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
廣西為己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毁其烽表橋梁渠陽

蠻酋揚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
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黄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
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
築安化城果為蠻所捽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
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
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
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
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荊南

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推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宫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縣咎勞加直秘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豔之

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工誣致其酋斗箇旁
箒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
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邊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州
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却之已
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
蠻僨怨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邊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
代以康延魯而聽邊節制邊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
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邊爲瀘南

招討使適與别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
莪州近而回適道王育先破之村囤諸落相繼而克因
具積穀食士卒既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㨿輪
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
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栅當道穿阬阱仆巨枅布渠荅夾
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能進閒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絶賊恃之
無守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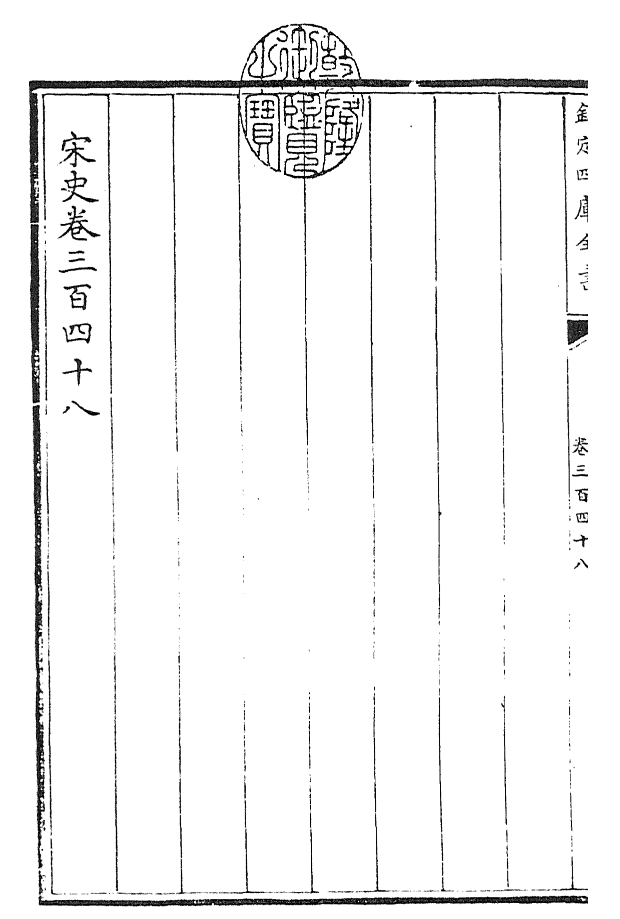
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遹望見火麾軍躡雲梯

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囲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通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使髙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通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通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通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勑令六年

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淶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為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為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効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遹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遹遹曰帥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遹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從熙州糴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番聞適至相賀
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為頓高時
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
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
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
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永裔
歷知眘州言者論適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竅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挑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己之功不亦傎乎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鵂貔與居況無敢闖吾圉京迺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内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